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乙集目錄

卷之一

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宗元

燕喜亭記

韓退之愈

李白酒樓記

沈光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君陽道叟山居記

陸希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養竹記

白居易

卷之二

嘉雨亭記

蘇東坡軾

迎薰堂記

默齋馮子才

潛齋記

晁補之

安老堂記

李方叔

松菊亭記

黃山谷庭堅

植松記

贊憲陳耆卿

梅欄記

蕭大山

竹巖記

蕭大山

退庵記

蕭大山

卷之三

連雲觀記

東堂毛澤民

學林堂記

楊誠齋萬里

沈賓王山居記

楊誠齋

禾山龍溪亭記

龍雲劉昇



蟠齋記
杏塢書院記
歸紫堂記
桂芳堂記
介然堂記

龍雲劉弁
曾搏齋
曾搏齋
楊東山
楊東山

卷之四

諫院題名記
待漏院記
岳陽樓記
小竹樓記
畫銀堂記
有美堂記
畫舫齋記
蘭堂記
二友堂記
遊齋記

司馬溫公光
王黃州禹偁
范文正公仲淹
王黃州
歐陽公修
歐陽公
歐陽公
羅疇老
胡濬庵
胡濬庵

卷之五

南京宋城縣夫子廟記
兗州鄒縣孟子祠記
齊州閔子祠堂記
嚴先生祠堂記
嚴先生釣臺記
刻嚴陵釣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記
閩州新政縣顏魯公祠記

石徂徠介
孫泰山
蘇樂城轍
范文正公
呂東萊祖謙
羅隱
曾南豐鞏
唐子西

卷之六

吉州州學記

歐陽公

桂陽軍學記

張南軒 斌

吉州州學藏書閣記

楊東山

吉州吉水縣學魁星樓記

楊東山 熹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文公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文公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朱文公

南安軍學記

蘇東坡

袁州州學記

李旰江

通州重修州學記

楊誠齋

瑞州高安縣學記

楊誠齋

卷之七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文公

道州濂溪祠堂記

張南軒

隆興濂溪祠堂記

朱文公

袁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朱文公

鄂州學四賢堂記

黃勉齋 幹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西山 德秀

卷之八

復齋記

胡五峯

復齋記

朱文公

敬齋記

張南軒

敬齋記

張南軒

存齋記

張南軒

不息齋記

胡五峯

弗措齋記

張南軒

克齋記

無欲齋記

毋自欺齋記

朱文公

黃勉齋

黃勉齋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乙集目錄

戴氏東池堂記

迂齋批云 賈珠相生 節奏相應 無一字放過 此文如引繩 層之台一級 高而無端 如常山之蛇 首尾如累九 人而勝戴氏之父子 人物又因于厚之文 而勝于厚大 手筆為之發揮 則戴氏亦一錄錄人 况其池與當乎堂 如此看

弘農公楊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

坻避島州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紫之若玦焉

于是為最勝字應公曰是非離道樂道者不宜有此

投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龜三句後即應是賓客之選

居之堂城而勝益奇騰字望之若連艦廢檻此是茅與波上下就

之顛倒萬物遠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櫛諸被之羨芡芙蓉鬱鬱然

而陰繁而榮几觀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常以文竹累為

連率所賓禮恭之澤宮而志不願仕世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

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孔氏好書道樂傍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

虛為極得父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句忽然是要雙

人對說當弘農公之選而專滋地之勝選字照豈易而得哉地雖

勝得人也而居之級又從上向一勝字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

數句精神在此數句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

雲物為朋徒摠幽發粹日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進道宜益懋

水與山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

矣此一轉尤奇推是專說它離世樂道不成一句離世便休了

得此益了此間卻着不君子為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

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特中者歟于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燕喜亭記

昌黎

鍼之搏猛者持遲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大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樂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穀以輦其正也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押杯觸沉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著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消潔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外物爽人情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疑如睨幽谷并而迭意于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真築其聰醫明醒則移于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強犯時忌其不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通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踰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收堅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几天地之氣煦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列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于焮故膏肓欲寒陰戒于溺故脅脇欲煥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太車以為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心為災耳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謙其必內思恬默不之紛矣政成訟清休安心逸而詩人之異常在常時秋興最興高因

以命亭焉予自己丘微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俯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君陽遁史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史以斯世方辭遺紫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汝渚遁史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曰二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魚震雷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曰二六亦艮為山下山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下象流于險而達于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史履谿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為頤者昴子以養也子其養雲以潤屋物養霧露以物養也子其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以為茨籍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意性噫無或養妖云

恃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朽槁養慘霜雲雪以殺根莖養擁腫之朴不為幹材養鈞棘之蘂不中樵爨養蔓延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養蟻虻蜂蟻以護巢窟養材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尔名而窳尔寔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為蒙者昴子以決也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垣以通其流決于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惠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資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于馬鹵以啗其施決于池藪以專其利決于剛竇使鼠蟹為菑決于沮洳使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尔名而浮尔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亦能靜且泰而泪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々而孰者其事窮子三年夏時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

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楹撐者為椽桶破者為宇削者為障
曰者為樞箴者為纏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空者為梁方大暑
火爆烘雷圻壤若墜于鍾若燎于原舌牙而不能持支而不能運
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炬手室內視其門即寂寥空虛聞若清秋之
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象人之百骸與其心
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乱且窮也今予
方窮不能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我
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篇有鍼砭之術史記俞跗扁鵲皆醫
者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
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以爍予書其辭于
壁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
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舞護而和鈴鄭衛而靡耳
之動也夫且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
和則安樂耳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
焉沔州刺史賈誼載吾家之良也其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于訟
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霄雲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
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鑒衛數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
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靜處靜則明理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明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
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險也簡近于智儉近于仁
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水于高砌見鶯其
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于洞戶見者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
瀨氣于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棲同雲於扁闥見雪將有
所快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眩不于俗

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顯又將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忠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無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并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醉乎醒乎與汝參乎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待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冠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貸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問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擅于加賦情不可以委之于近亂不可以啓之于萌代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上之堂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為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故大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為之務道變身傾禍敗不勝數故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為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廬山草堂記

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大川山北峰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比戶來陰風防組

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初寒也水斷而已不加丹墻巧而已不加
白碱階用石幕廳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二
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
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
體寧再宿心恬再宿後頽然哈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
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池倍平臺
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
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蔓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
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蔦葉蔓駢織醫承日月光不到地盛夏
風氣如小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
空埤塊襟本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寔離離不識其名四時
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煆好事者見可以求日堂東有瀑布
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湍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
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線懸自簷注砌壘累如貫
珠霏微雨露滴歷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
錦綉谷花夏有右門澗雲秋有漢虎月冬有鑪峰雪陰晴顯晦昏
旦吞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意凡豐一
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是為我物主物至
致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俸寧心恬哉永永遠宗雷華十
八人同入此山晉惠遠法師惠永法師宗炳雷老死不返去我千
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餘自思從幼迨老君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土為臺聚拳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病
癖如此一日蹇剝來佐江郡郡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雪勝待我是
天與我是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

迂齋批云看地規橫布置前後節級相承處可與戴公堂記並看

太原王弘中鉉在連州與學之人景常元慧者游異日從二人者

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
石而清泉激自然其聲輦糞壤焚櫛醫相見之鬼神陰窪者為池而缺者
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意終上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
夕忘歸焉乃相之意終上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

立屋以禦風雨從起頭至此寒暑既成愈請名之立丘曰侯

德之丘名丘之蔽于古而顯于今有侯德之道也義丘之其石谷曰謙

受之谷名瀑曰振鷺之瀑名谷言德瀑言容也義其土谷曰黃金

之曰名瀑曰秩秩之瀑名谷言容瀑言德也相義四句洞曰寒居

之洞名志其入時也義池曰之池君子名虛其鍾以美盈以出其

惡也義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名出高而施下也義合而言之以屋

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曾侯燕喜者頌也于是州民之聞者相與

觀者曰吾州之山水名于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于其側

者相接也而宜莫其地凡天天而地藏之相與前以遺其人乎弘中

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自藍田出入商洛涉浙漢臨

漢水舟峴首望以方城出京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行衡山

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環詭之觀宜其于山

水妖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與厭厭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

山在嶽弘中之德其所可謂叶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

是而羽儀於天朝也志畧與戴一氏室離世之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李白酒樓記

東萊註云李白與賀知章李適之酒中八仙崔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適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醜緬而不發乘險者帖尔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餘異日弟妹婚

嫁畢司馬歲秩滿在處行止得以遂自則必引左手引妻子右手

抱琴書終老子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

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漆郎滿晦堅等並名凡十有二人俱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養竹記

白樂天

竹以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各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寔馬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于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闕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見南隅見藁竹于斯枝葉珍瘁無聲無色詢于閔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帚者則馬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又有几草木雜生其中莽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常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乃爰醫蒼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約日而畢于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于然則竹之于象廢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斯居者亦欲以聞于今日之用賢者云

記

喜雨亭記

東坡

張子韶云

予聞陳伯脩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口者未易知也

子齊批

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解所以志喜之意

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無此等句

叔孫勝敵以名其

子

左文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裔如名其子曰裔如其喜之小大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

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

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

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

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廷商賈相與歌於市農

夫相與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

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

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

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

天而雨珠寒者不得而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而為粟一雨

三日伊誰之力

此句包太守天

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

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四者既皆无所歸則歸之於亭名

迎薰堂記

馬存

元祐二年春三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酣

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感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飄人襟裾已而

入肌骨蕩滌腸胃曾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萬物欣欣

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萬數起音如歌詠太平之聲長枝牽
柔婉曼婀娜如翟羽庭佾舞踏盛德客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
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遠乎邈哉曠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
時乎吾試爲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今幾來矣吾聞舜
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帝指拂拂以起被動植鳥獸魚鼈咸若湯
之時吹雲橫霓霈作霖雨掃滌八載之孽而吾民僕蘇文武成康
酣和塞周飄然自向敷及路章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祿漢孝文時
吾民阜財國亦富實大倉中都之儲者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
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艱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至
刑措宋受天命駢逐群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聞間數十世聖
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矣禍災愁愠之氣立以滅息而生氤氳
舜五百餘歲至於湯湯五百餘歲至於周周九百餘歲至於漢漢
八百餘歲至於唐唐二百餘歲至於宋自舜迄今二千二百餘歲
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悽悽着物顏色零落
顛顛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茲其幸歟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
馬子記之

潛齋記

晁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趨寒高室雙翼外
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曖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蟲伏獸
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爲得也客過予而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
俗康朝有鷄鸞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
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喑鳴咤
叱叱收祈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
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擗管以號令四海今返幽幽默默逃形
遠迹以頑颺心以潛名室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予躍然而驚
捨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爲其乎分者也政恬

俗康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也朝有鷓鴣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待乎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則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闐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浸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安後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安老堂記

李方叔

左朝散郎呂宗傑建

其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幻其前而惧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為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克痛昔謀之匪良乃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偷朝暮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耻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虧羨之術給計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巨阡陌巧梯航以絕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軍籌策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載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徇富死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賈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覆公門而躩鍊游闕庭而徘徊衛筋力彊飲啗塗鬚鬢皇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念愈高而德愈薄貪夫徇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鍾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為名然居士之安非性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饜饒郭內之圃足以給茹茹而未嘗求羨我葛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不豐忘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上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藹場屋存

為禮部九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已門下一唯諾足以得
薦擢而耻於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耻
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以妄致也吾老矣亦安而已故雖起家為
郎於朝有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
箕隈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踞
踏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
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
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歆然吾行年六十有二
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還歸老此
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
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又矣夫安
之為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
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
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老為心
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

松菊亭記

山谷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石譜已而已矣
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
貴者知軒冕不可忍而有收其餘日而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
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而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
之策白圭倚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
百倍乃築堂於山水之間自名曰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
道人山谷追然而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
就閑者乎今將開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耕桑乎將以歌
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
夫歌舞者豈可以徒樂之哉恤飢問寒以拊孤折券棄貴以附貧

冠婚喪祭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晏然
相視曰韓正翁尚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耕桑則何時已哉
金玉之為物然入則悖出多職則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
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豈為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
耕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昔日孟獻子
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
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
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
德愚者以寡怨於此聽隱居之松風裏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植松記

陳實憲

木之無芬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異焉其
心可以立獨其色可以受變其氣幹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
乎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者乎嗟乎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
予於觀松得觀人之法焉辛未春得一本于圃人植諸堂下予謹
記且頌焉

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
黯立朝登博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夷齊卧山呼之不返夫松
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愧於此
松

梅磻記

蕭大山

梅磻撫張叔賢氏課詩所磻當梅時萬玉妃英英通一磻香雙清
已索笑人亦清人餐芳酌瀾吐為詩詩又清四清詩其主詩無盡
方疎影橫斜水清淺之詩出清疑盡然太露繼水邊籬落忽橫枝
之詩出清將盡然太臞至江頭千樹春欲暗之詩出清若盡然太
腴是三語梅詩中截斷眾流句也不盡耶磻不竭詩不歇梅不絕
詩不輟清無盡磻主續之俄雪大作南梢於暖北梢欺寒予曰華

微實具可觀仁。謂神替谷云。主擁鼻凍吟夢入梅。鬼瑯碎梅心未
問和羹事。

竹巖記

蕭大山

吉劉平叔有佳境。號竹巖。請予記之。巖雖小。寓目竹則素心知也。
記且竹平生。行固大學事。止至喜音。實接竹明之不大哉。古以竹
大者四家。孤竹伯夷。獨行吾義。綠竹武公。有斐斯文。微之謂不可
一日無此君。欲以清養情樂。夫謂竹有似賢愛惜之欲。以厚養材
皆能大者。君子不觀竹之終。觀於初。節竹初也。震為簦。簦於時為
春。昔時也。初萌裁寸耳。寸俄尺。尺俄尋。尋俄丈。丈俄十丈。彊之長
不旬餘。即出萬形。表為人眼界。特立軒偉之觀。可以觀學矣。其直
上為孟之勇。其銳長為顏之進。其拔萃為孔之卓。其高標為中庸
峻極于天之道。其速化為大易不埃。終日之神。五者學之大也。非
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夫竹觀以終常也。觀以初變也。變則
植而有動意。可以竦峭人。使自奮。可以扶策人。使自持。可以鞭逼
人。使自超。能變者。未有不能常者。能五者。未有不能四者。蕭子說
初劉子省初。

退庵記

蕭大山

知退清者也。石溪傳氏得清江之清。有二退。南齊先生曰。實之策
第十八。年耽著書。勤出摺紳。勇退今一人。余遊廣中。見素退一人。
曰。晦之本溪。孤橋焉。號退庵。翁不昏不宦。不治生。不通俗。不怪隱。
不禪。不動不仙。不。一退遣于慮。倒厖境也。問。退法。養心無妄。
故平養氣無慕。故和養貧無求。故樂良替其樞。乎翁之退。蓋道進
命退者。嘻。溪之先少監。燦侍郎。雲祕書。有冠衣。蟬聯果退哉。先之
先介子持節。而使者休奕。捧簡而中丞亦退哉。進退係時時之權。
係天人。烏能人彊。進矯天殆。已著利如漆。絆名如萬情。沉酣迷
弗顧。昔慾者進耳。剛者退耳。朝市為校。畜薄陵。數為愁。牢失感。獲

忻躁者進耳靜者退腰可折手可反百世後身可芳否愚者進耳
智者退奪虎鹿未厭愛鼠比博之殞無悔貪者進耳廉者退夫魯
至角必明夷升全宜必困易尚退矣是以常人退於公賢人退於
義聖人退於密天地退於歸藏肯若之賢築號初澹霽雨之意相
商了泯丹楫之痕進之善退於此庵之賢巧神取榮窮鬼屏辱卻
立乎獨觀之云云之復專退之福靈高而遯肥翁以之屈則伸理也
退既在身進當在嗣人欲不失其止希乾之聖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前

合記

連雲觀記

毛東堂

元祐七年夏六月和州修清風樓為連雲觀秋七月大守王公以
 書交鄱陽告某曰始吾於此旦日據几簿領如髮正須配梳又當
 為民吏道主恩曉國禁而問所疾苦赴其願欲若吾有負於此人
 衆且持券而取責必償之乃已蓋未暇游觀事也頃之民不數至
 吾廷司空城旦之書東於高閣晨起從容聊涉筆報期會而已反
 私自慨憐吾君游意太平治道貴清靜四方黔首日以寧嘉此不
 教而定吾老矣竊二千石異時約結欲自表見者乃了無可効
 殆飽食而嬉矣既日無事時步城上得與江山接毅動始怪此樓
 庫陋聊葺而新之今皓肝百尺上薄光景俯瞰風雨蒼翠含空雲
 氣吞吐虹朝隱南山而歸宿柱礎此吾以名連雲者也兩隅別為更
 衣之次將從賓客徘徊其上以樂之然未有記幸以屬子可乎某
 書復公云公之惇太渾涵人莫觀其畔岸者今其欲小見於此觀
 也哉有濟物之性無蒸氣之纒惟雲是名此豈直張其高而已觸
 石而出霄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此泰山之雲也故君
 子體雲雷之象而見經綸之業得志則澤加乎民其歛而未用也
 又能使人憔悴枯槁渴而望之則君子於世亦何能已此其有為
 之氣當浩然而川濤淒然而雲作勃鬱奮發奇出之膏亦崇朝而
 雨乎豈真此觀之上蛟蟬遠逝繡文錦音獨無心而倘徉乎雖然
 聊寓意此特以可卷舒亦何適而不自如耶此公不素見語者某
 竊能料之以暴於人至於登覽之樂風物之秀獨想見其處而斯
 文不可以鬢鬢然聞其東則項籍之烏江試求其平生嗚呼叱咤
 之氣埃下悲慨之音則已漂為驚濤紛為薄霧濛濛無所矣風急
 水寒葦花淒晚豈亦有艤船渡口如當年亭長輩乎聞其北則孫

權之故都帶甲百萬不漢為地紫髯吳發驅駕豪傑豈自知不四
傳而奪之晉又奪之宋齊梁陳如拉枯然彼晉而下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俯仰六朝無可把玩嗟乎世人直為物之逆旅爾其來不
可圍其去不可止一世百為忽然而已公乃今日登此遐想而長
思亦適然也蓋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付是非於亡羊歸萬物於一
馬乎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
遠望如我與卿輩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嗟乎羊叔子豈特
畢一世為物逆旅邪方將以身為長廊甲第為便座燕寢日夜為
主而錮留之又將數百年累虛空以應門引魂魄而守之此亦惑
歟庾亮在武昌諸佐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覓亮
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
床與浩等談詠公豈亦有容如武昌之人乎當天空月明夜氣縹
緲斗酒相屬撫正而歌空王可以頽然相忘矣既以書復公又以
為記

學林堂記

誠齋

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郢州郡 士始策上第者世選其名功
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嗜李明經有司以秋賦
之益負選試大李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於間絕其屏軍
而以詩禮為膏梁指絳抵縞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
編為笙鏞間堂名於良齋先生謝公大書學林以扁其楣又問李
林之說於餘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黃豫章顛之以謔李者也
子嘗觀於高山深林乎堯堯乎其陟而彌峻也蔚蔚乎其眺而彌
廣也窈窈乎其頤而弥遠也子也入焉將奚取乎根柢乎榮華乎
曰根柢哉余曰子入李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遠
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
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

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途悠越名爵者其徑捷子能不誘於腴不厭於淡不勤於捷不惰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懼榮華之勝而根柢之負又文詞之誅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值也嚮聖賢而值名爵苟不止其嚮必至乎爾也嚮名爵而值聖賢雖不止其嚮亦必至乎否也子將欲入其林願聞其嚮

山居記

誠齋

山居者侍郎待制雲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武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曾次灑落如風掃月牖韻致清曠如雲山水壑居全馬王堂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信林晏子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噫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睹其所謂崑崙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斃斃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異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會稽矣羣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而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交泉流相輝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瀑布廉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

所不足乎物者非形也有以處其形而已矣鳥之木棲獸之陸馳
螻蛄壤息蚺蚺穴處鼠穿墻垣蟻營培塿以至蛙蟪蠹窠豕蠶奎
蹄魚鰈之江湖與夫螢綠蔓而蝟附枝凡相與為類者何啻千萬
要必無負吾形然後適於足耳龍之為物神而能變者也其道宅
幽而儲密其出離偶而縱獨其騰凌而上則奔霆駭電夾之以飛
一息而超千仞其蛟螭奮揚則瞬息可以興雲霧其散朴以致養
則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小大條短潛見飛躍猶未離乎形而不
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心與他物亦何以異然則水之有淵固龍
之所憑以處而休其無事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非若鰈鱉鯢鱗
陰奸秘怪擅尺寸水苟延其生匿隻形而在加影則計有以容其
軀者獨窮北之天池而極南之溟海耳而幸今天下監觴之淵尤
深之寶與夫泊然鍾水之瀦號為龍之別處者往往而是何其多
龍耶然切嘗推原造物者之意彼非不欲尸衆役以自騁顧以為
無益然後必將使此族挾其變恠暴布四出待泄膏沫以遂物願
而孰視其致力焉故凡散在人間者皆龍異時息有之處則亦仕
宦者之有府舍數雖多無可疑也禾山甘露寺之左有溪水自絕
巘出貫寺垣走東南三里餘釀龍門兩崖間東為飛湍過別曾急
勢淙下汨汨注彎環中相分擘以去傳者以為昔嘗有龍居此而
熙寧中長老楚昇惜其勝槩因斬材洞石截衝波跨崖起亭構遂
以龍溪名之蓋龍名其居而溪名其所以居者也先是客有以遊
禾山來者方授足時外臨邇迴已恨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而道
兩旁又無憩焉者之所往往浸有怠及昇師之為此亭也甫控絕
險孤撐脩綠盤礴於飛簷屋楹之外而下蔭清泚其明可以燭鬚
髮故使臨之者始忘劇至之勞而驟得難窮之趣徜徉注視孤魄
恍駭眸子為之眩轉而悲憂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嗚呼昇師於此

可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說焉今夫修爾自造默運於冥中而莫見其終窮者變化是已其為龍也使變化無適而不自已故以動則神則是龍者適所以寓變化者也處晦而不昏行明而無章非徒與物役役守此形也則何水而不可居則是溪者適所以寓龍者也苟龍不能出潛以興利溪不能宅龍以標靈雖洶湧萬態矯首高卧吾固將以龍為尺澤鯢而溪為杯酌之蹄泓也尚何亭之為因昇師求吾文以識之為之登焉而遂書

蟠齋記

劉龍雲

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相與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諉予且齋之前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卑之所附水滲不流而濁撓弗澗之所鋪外漫客土古道傍出其下怒蛙盤鴟逐相鳴喧而不林之拱木毀折之藪篁與夫幽芳野蔓委藤髮髮相為紛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其楹與櫺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雖頽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窳險遠僅能蔽風雨脫置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琴弄琴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是隆而影索途脩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抗連試禮部輒斥弗遇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蹻空室臨廣囿聯清漪之渺瀰撥茂植之芬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狹陋之地飛甍重霄綺疏青瑣百金之壯麗以至髣髴刻鏤藻繪彫烟蠹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葉肥茹鮮緩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吾則易之以半居無事之際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

得然後深居遠近不在東閭在南阡瓜疇芋區頭步可到宅居廬
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豐豚以卒徂歲日暮杖策恣兒童相邀戲此
事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齒剛而氣渾
一切無有是事則宜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
異矣奈何終役役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
鈍其始而終自利休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為已
哉今茲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為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何
患不勉爾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翫而燭破幽須遠且大正在
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為之卒
具說使知君之所寓名於蟠者如此

杏塢書院記

曾持齋

據韻釋文塢壁也壘也小障也庫城也院周垣也余姻家鄧宗儒
家西有卻立焉中立而四顧如壁如壘如障如城故以塢名丘丘
故不平隨其故阡之隴之殖木其上故以木名塢塢故不廣隨其
故垣之合之植杏其間故以杏塢名書院書院者無書不蓄也蓄
欲讀讀欲講講欲明父兄與子弟講明者也師與弟子講明者也
友與同志互講明者也宗儒有叔父焉字經邦於世業為儒於人
品為博雅君子於禮部籍為貢士於後學為鄉先生必能取所蓄
書為宗儒與其子講明之然而正心誠意然而脩身齊家然而治
國平天下精神相融口耳自喪不須師友可也萬一宗儒未足須
人為友為子弟師取所講明申之余其得以固陋為解哉廬山之
杏林董奉所為寓道教也于闐之杏城毗廬旃所為寓釋教也曾
國之杏壇孔子所為寓儒教也杏林杏城出杏壇後彼二教所寓
殆倣吾杏塢意以借重者吾教豈借彼杏壇以重耶孔子之游適
然矣止弦歌鼓琴遂為故事非有意塢為杏設書院為讀書設則
若有意然者推其所以然杏之初塢而已矣士之讀書也專然後

華士之學文也。華然後實士之制行進德也。實然後熟士之聞道也。熟然後復命士之與道俱也。士反諸己讀書之謂學。學文之謂華。制行進德之謂實。聞道之謂熟。與道俱之謂復命。是理也。宗儒與其子於書院之成之後得於師友間歸而求之自得蓋多矣。雖然書院古家塾餘輩里中師友耳宗儒與其子不以所得自多更出於鄉校於泮宮於辟雍參以天下之師友又歸而求之所得加多焉。幸還以告余輩也。

歸潔堂記

揖齋

吾友黎實卿宅闢闢而聲目與耳塵矣。為固然屬厭發省耳目二而一之道也。是惟無動動則彼與此昏故耳有所流目從之於子弟觀書不廢則損非便也。卜可遠者得一湖於不東不北不遠不近不村不野之間慶元戊午建堂其上而窓几與之俱資修也。背而屏坐與之俱資游也。腋而寢榻與之俱資休也。明幸賦考槃賦伐木籲友朋笑子弟修游休其中荷獵獵兮自翻若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縮然也。水澆澆兮自渚若絃誦之聲然也。魚洋洋兮自嬉若涵泳聖涯然也。物態所形學機攸觸子弟於是進進而夏卿深有得矣。修焉而得於窓見其參於前也。游焉而得於屏忽然在後也。休焉而得於寢左右逢其原也。又明年余隨牒過夏卿挑扣所得乘其入邀其歸發揮堂趣斷孟子章題以歸潔潔潔也。自得其潔之謂道。得道未潔之謂天。得天未潔之謂水。士之澡身浴德聖人之沈心取義於水惟其潔而已矣。充士之潔為聖人充聖人之潔為天聖人之行遠近去就不同同歸于潔。夏卿學士也。更以聖人自充則學成矣。學而成則已大物細未必不屑處。雖然學於王之學則學之成王之恩也。恩重則身輕未必不屑出。繼自今出應王須能勿徇好事者為要。以割烹食牛否余未知也。主以癰疽侍人瘠環否余未知也。余於夏卿為父要知非其義一介不以與

人爾於非義不與關之意其非義不取也於非義不取則之意其
趣矣寧不出不屑非義以要出矣寧不達不肖非義以主出處不
同同歸於潔余所期於夏卿者然夏卿誠能如所期以帥子牙父
子兄弟浩養與水同德博濟與水同功急流勇退與水同道顧不
肆與否則水哉水哉夏卿何取於水也

桂芳堂記

楊東山

西昌王彥遠作堂植木犀兩株于庭而名其堂曰桂芳蓋取諸六一
先生植桂比芳操之句謁予記之予曰桂古也清輝之芬婉之于
蘭小山之幽儕之于松仰天之高神之于月非古也蓋自靈均以
來時乎爾時者何騷馬而已矣騷者何文焉而已矣既而布衣韋
帶之士由乎文希乎名數奏明試乃計功而取象焉至于唐進士
遂以豔科目之得雋命之曰折桂桂之初服豈端使然哉雖然進
士之科目桂之似焉否也桂之在月否也月中之桂可得而折否
也士取天子之科目而以打月中之桂自珍然則無天子之科目
則有天上月中之桂否乎蓋神之之耳神之所以勸之不然則天
子之科目誰其貴之乎弗之貴則弗之慕弗之慕則弗之學貴斯
慕慕斯學學斯成至此然後知桂之功歟桂之功桂之末也蓋反
其本請諷諸日月之輪幾何桂之根何傳桂之幹何擬桂之枝葉
何傳桂之華實何榮何謝如之何而折之如之何而即之吾將有
問焉問惡在人是在人也人惡在學是也學此有人有人此有桂有
桂此有芳抑嘗觀其芳乎木若白玉質之淑也華若金粟藹之英
也葉追璧璫珠智之巧乎鄉塞青霄非聖之清乎曰叔焉曰英焉
曰巧焉曰清焉士者反躬不當爾耶既樹之必攀之況乎之必身
之故曰君子於桂比操焉然則唐人折桂之名抑末耳盍反其本
彥遠有子二人長曰登字君庸以文為博士牙子負次曰發字君
正皆力學操卓名焯焉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吾於是知桂之雙入

之樣

介然堂記

東山

與人同可乎同之弊則隨與人異可乎異之疾則睽譬之於水決
 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惟決者之為而水無擇焉匪隨也乎水可
 也人不可也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彼冠之
 不正於吾無與也於吾奚浼也望而去之弗埃其親夫如是稱天
 下微與吾睽睽也乎喻可也實不可也隨而弗睽其失也誇睽而
 弗隨其失也孤弗隨弗睽弗誇弗孤孰能之乎吾親友曾君名彊
 立字立夫其人也美絲知之立夫未始障西風之塵而不妨看南
 山之雲未始弋突天之鳥而不妨騎飛仙之鸞雖不吾與吾將
 疆而親故雲留而塵去鸞雖不吾迎吾將疆而乘故鸞翔而為真
 吾濟登茲蓋有道焉涵若古今不暨不止父大德業不盈不已沫
 泗之流吾挹其清香壇之芳吾擷其英天地吾師也聖哲吾朋也

孟子曰富貴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非

吾立夫歟立夫以介然名其堂其伯父無疑書其扁來命余記之
 余曰介然字名立夫曰後山先生聞徐仲車之風而悅之因其
 門人江季恭寄牋焉季恭為仲車言友人陳無已親賢樂善介然
 不群於流俗願納交于下執事彊立於後山是慕故於介然是取
 余曰親賢樂善介然不群余不知也子其問諸後山後山不知也
 子其問諸季恭季恭曰之仲車耳之後山身之立夫心之心至焉
 耳次焉不知後山之為立夫乎立夫之為後山乎我欲仁斯仁至
 矣予於立夫乎觀立夫不羣於流俗茲其本也其學其文皆卓爾
 特立見稱於鄉常以周官一經之業頡頏於師友吾知其立身揚
 名介然於天下也必矣茲其末也本末釋矣吾於立夫乎觀

